

新时代之歌

“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按照鲁迅先生的逻辑，高级工程师廖微可谓是“开路先锋”——他要勘线，就得在罕有人烟的地方开路。但又不是完全是这回事，他要走的路，别人很少走，而他双脚踏过的地方，别人很少愿意把它变成路。

廖微勘察的是输油管线，准确地说，是野战输油管线，主要保障部队训练和战备急需。有人将油料比喻为现代战争的“血液”，因为它不仅影响着部队日常训练的开展，还是制约战争能不能打、能打多久的关键要素之一。有资料显示，随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发展，油料已占军队后勤物资需求的70%以上，而且信息化战争对油料保障要求更高。

身为军事新能源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廖微大量的工作是军用油库建设与野战输油管线勘察与设计，他深深懂得，一条油料供给的保障线，就是一道决定战争胜负的生命线。这些年，他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山川沟壑、林海边关，勘察设计了2000多公里长的各类输油管线，有力保障了“战争血液”高效畅达。

1

所谓勘线，就是在复杂的地貌环境下找到一条满足“隐蔽、方便铺设、距离短”条件的线路。输油管线铺设有许多注意事项，排放问题、连接问题、适宜的折角、支撑固定和防护问题，万一管线突发意外，还要考虑最大限度减轻对当地脆弱生态的破坏，所有这些情况都必须考虑周全。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廖微要亲自趟一遭。

有一年6月，廖微受命到东北山区，执行野战输油管线勘察与设计任务，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一位当地的老乡告诉廖微，长白山里有条炊烟的小路，可以连通油库与小镇。为了验证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廖微与配合他工作的当地联勤部队综合仓库业务处处长，还有他们请来的一名熟悉山林环境的猎户老王，一行三人进入山区找路。

东北的老林子里，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天空，只有些许光线透射下来。所谓的山路上布满了野草，根本看不见道路的痕迹，全是高到膝盖以上的杂草和小树，脚边不断有“窸窸窣窣”蛇爬行的声音传来，偶尔能看见野猪滚过的泥坑，还有熊留下的痕迹。

战争“生命线”

■赵勳

一行人小心翼翼地走着，身为向导的猎户老王突然扬起拐棍猛烈地打击一条蛇，三棍下去见蛇不动弹了，老王还不罢手，挑起蛇放在石头上，用另外一块石头把蛇头砸碎。他说，这蛇不把头砸碎是打不死的，等下恢复过来就会追着咬。他在山里行走几十年，熊、野猪都不怕，就怕这“土疙瘩”（毒蛇土名）。听完这话，打小在城里长大的廖微心里发毛了，低头一看脚上穿着普通胶鞋，还不是高腰的那种，心里更是紧张。但一想到这次任务责任重大，决不能退缩，廖微咬牙坚持着。他心想，如果打退堂鼓，人家会说廖微不行，更会说研究所不行。

一路密林之下，手机始终处于没有信号无法联通的状态。万一遇上三三两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好在他们没有走错路，赶在天黑之前翻出了密林。事后回想，廖微仍然心有余悸。

几日的勘察，廖微几乎把所有周边各类土路、塌方路、废弃路、山路都走了一遍。任务结束时，宫处长对廖微说：“兄弟，我当处长这么多年，第一次把单位周边的地形摸得这么清。”

2

毕业于原后勤工程学院的廖微，原本不是搞输油管线勘察设计的。他研究生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分配到研究所后主要从事油库综合集成建设工作。

2011年，担任野战输油管线选线设计与铺设辅助决策系统的项目组长考上清华大学博士离岗深造，廖微被临时安排当这个项目组长。9月中旬受领的任务，10月份就要完成总体技术方案，与军事斗争准备紧密相关，军事科研也要像打仗一样争分夺秒。

这是廖微作为课题组长承担的第一个科研项目。选线设计与铺设辅助决策系统是个综合性工程，涉及到流体力学、工程测量学、运筹学、油料管线、地理信息、数学建模等多学科方面的知识，廖微的专业领域与课题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第一个项目就说不行，以后领导还怎么给你安排工作？”带着这种不安，廖微接受了任务。

任务开展以后，研究所请来原南京军区野战输油管线大队高工姚祖新帮忙。老高工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也很认真，认真到了较真的地步。一心琢

磨着怎么完成任务的廖微，倒是很“享受”这种较真，他和这位高工天天磨在一起，研究模型、算法，每个细节都要推敲很长时间。

一个月后的10月中旬，总体技术方案评审的时候，听完廖微的汇报，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海军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对他赞赏有加：“没想到一个学计算机的小伙儿能把输油管线的整个业务流程讲得这么清楚！”廖微的辛苦付出换来了意想不到的丰硕收获——项目顺利通过评审，并于当年底成功申报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用输油管线选线设计与铺设建模”，这是研究所首个成功申报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样机研制成功后，这套系统被全军各野战输油管线大队轮着用于各类野战管线勘察设计和训练演练任务。赢得战场复杂环境检验，2014年，这个项目又给廖微增添了一个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荣誉。同时，廖微依托这个课题申报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3

完成上一个勘察任务才过了半个月，廖微又受命奔赴新疆喀什地区勘察另一条野战管线线路。这次勘察要经过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路况最差和环境最恶劣的高原公路西藏公路，这段公路也被称为“天路”。

早在2013年，廖微就“领略”过高原公路的惊与险。当时翻越达坂的山路到处是小塌方，破损严重，在达坂上没有任何护栏保护，常有车毁人亡的事情发生，一路上就听着驾驶员班长诉说天路的危险。

那次，上山时倒是平安无事，可是完成任务返程路上就没那么好运了。返回的时间是上午9点，阴天的天压抑得很，一到库地达坂，居然起了晨雾。驾驶员班长说，他开了10年车，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雾。白蒙蒙的雾气降低了驾驶员的视线，刚拐过一个上坡的弯，迎面居然来了一辆重型卡车，仅有20米远。驾驶员迅速将车头向悬崖那一侧避让，重型卡车贴着越野车的边就过去了，惯性和倾斜的车身让人倒向了车窗一侧，廖微向外一看，车的另一半紧贴着没有护栏的塌路路面，再偏大概20公分就万劫不复了。心有余悸地下山后，

廖微得知这个库地达坂还有个名字叫“天路上的鬼门关”。

走过那么多路，经历过、亲历过那么多险，廖微更加懂得什么叫军人的奉献，什么叫军人的忠诚。

4

2017年11月底，新疆军区又一次邀请廖微去进行勘察管线设计。这一次时间格外紧迫，上级机关要求年内必须完成各项战备任务方案。

接到任务时，廖微已在西藏地区出差两个多月，也是勘线设计。由于空气干燥，廖微每天早上醒来都会鼻子出血，头昏昏沉沉的，感觉像有几斤水在脑袋里晃来晃去，头和眼睛胀得不行。在拉萨的军营里，他通过电视新闻得知青藏公路地区正在下雪，雪下就下，道路更是恶劣。但是任务要求年前必须完成，廖微犹豫了一下还是二话没说出发了。

廖微的犹豫是考虑到家庭和孩子。儿子11个月时，廖微在青藏高原保障部队的重大演练，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每天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儿子的周岁生日他也没有回去。还有一次出差中，儿子调皮摔了一跤，额头上缝了6针。妻子怕廖微分心，等他出差回来才告诉廖微。这些年多亏有家庭的强力支持，每每想起这些，廖微都心怀愧疚，同时又感到无限的暖意。

在零下20多摄氏度、海拔4500至5000米的无人山区，大部分山路都已结冰，为安全起见，他们一路上走得很慢。听着司机讲述边防军人的艰辛，廖微的高原反应居然缓解了。

20多天，他们踏着冰雪山路，经过反复勘察、设计、比对、核校，终于在大雪封山前完成了两条预设计输油管线的勘察与设计。除了人难受点，其他的进展还比较顺利，没有意外发生。一想到这两条管线将更好地满足战场油料保障需求，廖微一扫连续奔波的疲惫，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全然忘记自己已在西藏、新疆高原地区摸爬了100多天。

狗年春节前夕，廖微回到了北京的家里，一年的奔波画上句号，终于可以过个团圆年了。短暂的休息之后，他又接到任务，要赶赴北部战区复勘边境的输油管线，并设计另一条野战输油管线。北京春花未绽，他又踏上了征程……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飞机降落迪庆香格里拉机场，走出机舱脚踏上坚实的大地，高原反应突然袭来，我感到脚飘、胸闷、气短，像刚刚负重爬过高山般疲惫气喘。放眼望去，蓝天、白云、经幡，一幅壮美的画面又令心情豁然开朗。

坐车不到半个小时，雄伟壮观的松赞林寺到了。我们这次到这里，主要是将武警云南总队援建的寺院卫生室交给寺院。部队跟松赞林寺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80多年前，贺龙率领的红二、六方面军途经迪庆，这期间部队模范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秋毫无犯，并送给寺院“兴盛蕃族”锦幡，寺院也急红军所需，开仓放粮，使红军渡过了难关。80多年来，驻守在这里的一代代官兵赓续着红军的传统，在这片神圣的雪域高原上，忠诚地履行使命，奉献着青春和热血。寺院的僧侣们曾用汉藏双语专门写来感谢信，信中说，部队这些年为寺院所做的好事就像依拉草原上的牛羊一样多，对僧侣们的关怀就像雪域高原的太阳一样温暖。

由于高原气候影响，寺院里的僧侣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疾病，一年前武警云南总队决定无偿为寺院建设一所卫生室，方便寺院的僧侣和周围的群众看病。经过近一年的建设，寺院卫生室建成并投入使用。十点钟，仪式开始了，我代表部队将建好的卫生室钥匙交给寺院的丹春活佛，然后又将20万元现金赠送给寺院，以添补购买寺院卫生室所缺药品。丹春活佛接到钥匙和钱非常感动，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意放开。仪式结束后，丹春活佛带领我参观了援建的卫生室，卫生室一共有两层，近20个房间，里面的医疗设施非常齐全。有了这所卫生室，僧侣和附近的群众就再也不用跑到很远的市区就疹看病了，欢喜的神情洋溢在一张张笑脸上。

举行完仪式后，我来到驻守在附近的香格里拉中队。得知我们来，战士们早就列队等候，十八九岁的年龄正是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呈现在面前的却是一张张暗红色的脸，这是高原强紫外线长期照射留下的高原红。看到战士们一个个嘴唇发紫、皮肤粗糙，单纯的眼神和沧桑的面容所形成的反差，让我一阵心疼。

支队长邹润华两进迪庆藏区，前后加起来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迪庆的环境已经把他完全改造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藏区人。他能够听懂和讲流利的藏语，熟悉藏区的各种习俗和文化。他的足迹走遍了迪庆的每一个角落，他从手机里翻出执行任务间隙拍摄的各种照片，张张精彩。见我惊奇，他说，不是自己的拍摄技术好，而是这里处处都有无与伦比的景致。他说他没错过，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一路上景中有景，画中有画，十里不同天，美丽的景致令人目不暇接。近十年时光，让邹润华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但他也感叹着对我们说，如果不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每个月给几万块钱很多人也不来，因为在这里动边有时候是以生命做代价的。

汽车沿山坡一路向下，经过山谷中的一个执勤点。这里是云南进入四川的

走近那片高原

■孙国

一个通道，不远处一座铁索桥将两座山间的河道连通，周围零星地散落着几户人家。走进战士的宿舍，虽然远离部队，但内务整洁，勤务有序，各种学习计划和学习笔记一应俱全。带队的是一名姓王的排长，他家在四川，前年结婚，家属只来过一次，因为高原反应太厉害就再也没有来过。今年家属生产，他本来要回去照顾，但没有想到家属生产时正碰上部队执行紧急任务，没法回去。如今孩子快半岁了，还未曾见面。他打开手机，开心地给我看孩子的照片，脸上暖暖的神情仿佛诉说着思念的甜蜜和内心的愧疚。执勤点设在大桥的一端，我和王排长站在桥上，看着河流湍急，桥面上挂满了经幡，花花绿绿随风飘动。我走向前去，看到每块绸布上都写满了经文。王排长告诉我，藏民们相信，风每一次吹动经幡都相当于自己诵念了一次，人们通过这种方法祈求上苍的关爱和保护。

那一夜我留宿执勤点。风很大睡不着，我抬起头来，明晃晃的月亮就悬挂在山谷中央，在月光下哨兵来回巡视着，一片安宁静谧。第二天推开门，见院子里战士们已经在打扫院落，从河里打水。袅袅的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山谷里没有风，直直地升腾久久不散。

返回迪庆香格里拉的路上，不时看到战士们在要道上设的卡点，卡点没有营房，全是在路边搭的帐篷。我们走进去看了一下，里面的设施虽然简陋，但每一个卡点前都有一面鲜红的国旗在飘扬，每个卡点都有战士们用石头垒的祖国版图。

告别时，车行很远，回头看到战士们依然伫立敬礼，红旗猎猎映照雪山碧空，定格为动人的一幕。车上回响着宗庸卓玛的《香格里拉》：人们呼唤香格里拉，您在何方？传说中的和平印记，世外桃源般的原野啊，让我轻轻告诉你，美丽的迪庆，就是你苦苦寻觅的香格里拉……

清澈嘹亮、婉转悠扬的歌声，如同天籁之音，久久地在心中回响。我们一个个听得泪流满面，这动情的泪水是为战士们忠诚的坚守而流。

长征

第4180期



品味离愁

■洪胜兵

年少时，离愁是亲人温暖的怀抱，是求学路上的小道；当兵时，离愁是父亲渐去的背影，是妈妈眼含的热泪；战斗时，离愁是战友舍身的掩护，是战后列列排排的墓碑；凯旋时，离愁是没了母亲的归途，是短暂相聚的道别；退伍时，离愁是告别仪式的军旗，是簇拥一团的哭泣；成家了，离愁是难舍妻子的依恋，是远方亲人的思念……

因为祖先的离愁，才有中华的血脉；因为先烈的离愁，才有崭新的家园；因为军人的离愁，才有边防的安宁；因为大家

的离愁，才有复兴的强国梦……

有离愁相伴，人生才丰富多彩，与离愁为伍，生活才有滋有味。离愁是种子，播下去的是希望，离愁是阳光，照耀着的是成长，离愁是熔炉，锻造出的是坚强。

哦！离愁正如一位智者，告诫我们学会放弃；不！离愁更像一名老农，嘱咐我们懂得珍惜。离愁啊离愁，您犹如一道跨越时空的彩虹，时间越久，距离越远，虹桥越发绚丽，光辉越发灿烂。

朋友！让我们仔细品味每一次离愁——那是一种苦尽甘来的幸福！

高的期盼。我边走边寻思着。

除夕的前一天，吴团长和我们一碰头，不谋而合。这年的除夕夜，全团干部替换战士全副武装走上了哨位。我们团领导接的是团部南大门的岗。当我晚上8点站上哨位时，一名战士气喘吁吁地跑来，“啪”地一个军礼。一问方知，他是当年入伍的新兵小李，刚满18岁，是来自城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独生子。特务连原来是安排他站这班岗的，指导员告诉他今晚的岗由团首长接了，他是特地请假来说声谢谢并敬个军礼的。互致军礼后，我撵他赶快回去看春晚，他高兴地蹦了个高，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在夜幕里了。

同样是刮着西北风的冬夜，顺风送来了战士们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我感到欣慰。今晚被干部替换了岗的战士，虽然不得当年指导员换我站岗的那境遇，但从他们的眼神里和神态上能看得出他们满足的心境和欢快的表情。我抖了抖棉大衣，放下了棉帽耳朵，腰板挺得更直了。

夜幕下的哨位

■范立才

融的情景，我禁不住流了眼泪。一阵风拂，一阵揪心，一声狗吠，一阵心跳。我越是害怕就越想起了前几天连上的战备教育课。要我们警惕潜伏敌特的破坏活动。我双手端着枪，右手的食指已经搁在了扳机上。此时，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也如临大敌。

就在寒冷、恐惧的我与黑暗、风吼的对峙中，一道光束向我射来，我如崩断的皮筋弹跳了起来，转身举枪，脱口而出“口令？”“月亮。”听口音是指导员，我才松了口气，这时才发现数九寒冬自己却出了一身冷汗。指导员叫董永贵，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四川人，为人厚道，没有架子，给我们上过几次课，我喜欢听他的四川口音。虽然接触时间不

长，一点也不觉得生分。“怎么就你一个人？”指导员问我，我说：“俺副班长肚子痛，过会儿就来。”指导员没吱声，转身走了。不一会儿，他穿上棉大衣又来到我身边。我明白指导员是从我刚才的惊慌失措中，感知了我的恐惧，这是陪我站岗来了。尽管我俩再也没有语言交流（条令规定哨位上不准讲话），但从紧靠着我为我挡风的身体和时不时互视的眼神里，我已感受到了指导员对我的关爱。一股暖流淌入我的心底，泪水随着呼出的白色热气顺腮而下，流到嘴边，渗入舌尖，它已不再是苦涩的，而是变成甜甜的味道。指导员陪着我直至下岗。过后，每每想起这件事，我总觉得欠了指导员一句应该说而当时没说

的话：“指导员，您回去休息吧，我自己能行。”

若干年后，我从机关走上了带兵的领导岗位。1984年过了小年，一天到训练场检查训练，大老远的就听到了战士们在评论着前一年的春晚，“侯宝林的相声，包袱真多，有滋有味的。”“人家严顺开的喜剧小品‘阿Q的独白’别有风味，一看见他人就开心。”“估计今年晚会还能有他们的节目，不知道我站哪班岗，能不能看得上。”多么可爱的士兵啊，他们冒酷暑战严寒，摸爬滚打在训练场上，不叫苦，不喊累。就盼望着除夕夜能开开心心、痛痛快快地在一块茶话，玩耍，完完整整地看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作为领导和兄长，我们应该满足他们这个并不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大海军声

■喻晓

春天，中国海，海水燃烧，失去了平静。耳朵贴近海面，谛听远处传来嘹亮军声！

天边雄鹰掀起风云，谎言裹着导弹一起入侵。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面对霸道强权，最好的回答是铁甲神盾！

一声号令——航母、驱逐舰、潜艇，几十艘巨舰，站成泰山，站成昆仑！热血激荡，画出谱线，波峰浪谷间唱响：强军！强军！强军！

在记忆里，我打捞致远舰的铁锚，百年耻辱是如此之沉！遥远的天空，回响邓世昌的悲歌，每一声都呼唤民族之魂！

像排箫，像鼓钹，像雷霆！柔软的水，今日脊梁坚硬！铁血男儿，中国士兵，执行祖国的命令，英雄长啸，列队出征！

我，一个老兵，为未来书写捷报；也准备了美酒，为战友们凯旋洗尘。



举目思乡(水彩画)

褚雁作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晚上外出办事回到大院，看到南大门站岗的哨兵军姿挺拔，是个一副娃娃脸的小战士。一问，是刚入伍的新兵。漫步路上，我心里映着这新兵的影子，不由地回想起当年自己站岗的难忘记忆。

1968年临过年，新兵训练结束了，我被分到一排三班，正式参加了连队的训练执勤。那天，我第一次站第五班岗，因为是新兵，又是晚上，连里要求由老兵带岗。不巧带我岗的副班长肚子痛，说让我先上岗，他好点了就来。我们连驻在威海市南大桥西南方向一个半山坡上的独立营房，周围无居民，靠营区西边、南边是一片苹果树，再向上是一片松林。夜晚四周黑黑黑黑的，西北风紧刮着，一阵尖叫，一阵低吟，很是瘆人。我一个人站在哨位上，身冷心怕，在这孤身无助的时候，我愈发想家了。眼前浮现着家人团聚其乐融